

长途话务员忆往昔



■ 白玉芳工作照

放在白玉芳面前的,是两本泛黄的书册,一本是《百家姓解释》,左下角留有当年圆珠笔手写的“69”,另一本是《国内长途电话话价簿》,落款上海市长途电信局。“69”是白玉芳的工号,这本百家姓是当年专为长途话务员标准服务用语编辑的。

1984年白玉芳第一次走进上海长途台话房时,惊讶地发现工作坐席上的信号灯一片一片地亮,那每个信号灯后面,就是一个用户!那时话务员都说:这些长途电话永远也接不完,要忙一辈子。但很快有了变化,1988年7月,白玉芳为一个上海客户接通了江苏宜兴长途电话,号码是9字开头的,她这才知道,原来电话的家族里,有了一个新成员——模拟移动电话,那时大家都叫它“大哥大”,是身份特殊的象征。就是这个人工接转的长途电话,使白玉芳与移动电话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在很短的时间里,移动电话迅速发展,长途台也结束了历史使命。如今,

手机可以打电话、

上网、看视频,人

们享受着现代化

通信带来的幸福

生活。

王军



扫二维码

看精彩视频

八床婚被费尽心血



■ 龚青的同事在婚房留影

1981年龚青结婚时,家里一共准备了八床婚被。这张照片是1985年她同事结婚在婚房里拍的,床上堆满了婚被,和她结婚的时候一样。每当她看到照片中的婚被时,就回忆起自己婚前所花费的那些心血。

龚青的婚被用的是绸缎被面,价格很贵。一条被面要20多元才能买到,当时她一个月工资才36元。虽然绸缎被面不要凭布票,但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喜欢的花色。那时她妈妈跑了很多商店,就是买不到大红带凤凰图案的被面,后来还是托同事从福州带回来的。

而准备棉花和被里要费劲多了,这两样要凭棉花票、布票才能购买。当时做一条被里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布票。那时龚青的妈妈到处托人要布票,多亏几个姑妈慷慨解囊支援布票,才解决了难题。

现在结婚没人再准备这么多被子了,只要动动手指,在网上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。龚青感叹道:“和我们结婚的那个年代相比,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!”

扫二维码

看精彩视频

庄琦欣